

Frank Ng Assignment 03

最近在出外公幹的航班上，看了一部電影，名為”THE GREATEST ESCAPER” 中譯「大逃亡」。

這是一部根據 89 歲英國二戰皇家海軍老兵伯納德的真實故事改編。他於 2014 年 6 月衝出療養院，參加在法國舉行的諾曼第登陸 70 周年紀念活動。

該片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幕伯納德回到當日與德軍激戰的海灘，他以年邁虛弱的身軀，向海邊走去，忽然時光倒流，他看見當日與同袍飽受槍林彈雨的境況，一切歷歷在目，他整個人楞在哪裏，彷彿時空交錯，把他帶回當日的諾曼第之戰。

相信大家都可能類似的經驗，整個人的情緒感覺回到當日的「剎那」甚或有點穿越時空的感覺。

聖奧斯定給時間下了一個定義：時間是心靈的延展，或許說：時間分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和將來的現在。當我們說「我」的時候，這個「我」也包含了過去的我，而從哲學的角度延伸，當然也包括未來的我。這點在英國老兵伯納德身上是最能印證不過的。

我們的身體每刻都經驗過去，一般成年人每天會有上百億個細胞凋亡，我們的樣貌，軀體都在改變，但同時每秒我們的身體也產生超過數百萬個新細胞。如文學家紀伯倫的說法，我們不斷的「記憶」，不斷的「希望」。即現在也包含了「記憶」和「希望」，我們的「現在」，也正是我們的「過去」和我們的「未來」的交匯點，而這交匯點正展現了我們生命的無限，既有我們的回憶，也有我們的夢想。生而為人，我們就活在這「交匯點上」，去回憶和創造。

撇開哲學觀點，我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實在地生活在這交匯點「現在」。

從海德格的「現象學」去理解，我們生活所體驗的就是一個「現象」，意即我們不需去考慮時間是什麼，而是去理解我們所能體驗的現象。而利科更把這觀念延伸：人類時間是現象學時間和宇宙時間融為一體的複雜經驗，即「過去-現在-未來」的順序以宇宙時間的連續性為前提。如 90 歲老兵伯納德一樣，把自己的時間「預表」，「配置」及「重構」，而說好自己的生命故事。

當然我們每個人也一樣，我們要首先把意義給了自己的人生，那麼我們開始就會有個「現在」可以作出「預表」，「配置」及「重構」。

作為基督徒，我們有極大的福氣，因為我們有着非同質性，也非連貫性的時間和空間。因為「神聖時間」本質上是可以逆轉的，我們在每個宗教節裏和禮儀中的時間，都把發生於過去的神聖事件，再實現於此時，並可以無限地重複，循環，永遠不會「過去」，以此，我們的「神聖時間」是本體性的永恆，既不改變，也不耗盡。

但對非宗教人而言，時間連接了所有生活，它有開始，有結束，生命是會消失的。藉着我們在這凡俗時間當中體驗到那個「神聖時間」，我們可以肯定「永恆」於我們是可能的。

至於我們與時間的關係如何呢？我們又怎樣與其相處呢？或許從香港的常用語言中，我們可以有一些領悟：以負面的態度與時間相處的有「Hea」做，以為敷衍了事，不認真處理事情。更甚的有「kill time」，就直接了當地說打發時間，消磨時間，讓「時間」毫無意義地過去。這種語言其實反映了我們心底深處的一種渴望，要使自己的生​​活過得有意義，否則等同把生命「殺掉」。

除了哲賢對時間和空間的探索外，在「通俗文化」中，我們也有「時不我與」或「生不逢時」之類的心情表達，這也說出了人對時間和空間並存的感覺，於其上再賦予自己生命意義的渴望。

夏神父作了一個精闢的比喻，我們就像一個橙，需要通過「時間榨汁機」的擠壓，以得到生命的精華，至於如何分享這杯橙汁的精華，那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功課。

以羅光的說法，我們的生命除了身體，還有心靈，而我們作為一個「橙」的不變因素一直存在着裏面，這個不變與整個會改變的物質是不同的，而我們這個「自我」永遠是存在的。我們的「內在時間」為「存留」或「延續」已超出了時間，而天主就是存在的延續，當我們發現自己的身體像橙一樣的被「榨汁機」消逝，這也揭示了真實的「剎那」和「永恆」永不變的存在觀念。

而生命也是如此在這個空虛的「自我」中發展出來，是一個延續的創造。

生而為人，死亡是我們最大的謎，我們不獨為痛苦及肉體的逐漸肢解所折磨。（如通過榨汁機一樣），甚至是害怕自己會永遠消失於無形。

但作為基督徒，永遠的消逝也為我們帶來「永生」，而永生是可以將會消逝的短暫人生賦予目的和意義，造就了「誰若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谷 8:35